



## 雄关漫步

董本良

徒步天柱山东关，还是1990年代的事儿，我二十五岁的腿脚疼一星期。现在登东关，会怎样？一片忐忑。

3月27日，是东关索道开业迎客的日子，暗下决心，再辛苦一次老胳膊老腿。东关新建索道全长3200米，耗时14分钟，才下缆车，浓烈的山雾阵阵来袭，可见度不足百米。踏上一半透明一半实地的玻璃栈道，让人想起一句诗：“犹抱琵琶半遮面。”胆怯者可以脚踏实地，但常常遇到突兀的岩壁，不得不弓下身子。走玻璃道没有这纷扰，可又考验游者的勇气。世间事，古难全。路遇许多回程的嘉宾，问故，答曰山高坡陡，大雾弥漫，不敢深入。突见一株小花，冒出石缝，亭亭而立，人群纷嚷，栈道涌起一阵波浪，知情者道是“蜡瓣花”，花瓣多倒垂，色微黄，透明，风景前头更好，于是，抛却退意，来到“鹊桥”。“鹊桥”是一处镂空的天然石壁，栈道出没其间，桥下深渊炫目，雾气恰到好处隐藏了险象，怯懦者可以倚栏近观。

玻璃栈道走完，开始登梯。梯是石梯，五六十度的倾斜，考验我腰腿的时候到了。手可以攀栏使劲，腿的承受有点减轻。护栏外有施工砍伐丢弃的木头，拾来折断，挂在手里，顿觉轻爽，劳损的膝盖一阵欢愉。不觉就到“大天门”。大天门是天然开裂的两块巨石，晴日仰视，只见碧云天，游客乍到，都有一脚踏入苍穹之感。眼下，雾气蒙蒙，突增一股缥缈。“双狮峰”由此可登，想到前途尚远，雾障云遮，登高难望，就此别过。一资深导游说，大雾有情，让你想着再来一趟。诗意的话语，引我发问，答曰：经常带韩国游客来此。他的体验丰富，充满情怀，仁者乐山，醉翁亭里那位寄情山水的太守，听闻此语，也该有共鸣，乐其也。

大天门的平台上，可俯视一段陡峭石阶，那便是原先的步道奇谷天梯，现在估计只有登山爱好者，原意花几倍的时间，几倍的体力去尝试登天梯了。大天门逶迤西行，是一段平缓的石壁栈道，栈道上不时探出一株遒劲老松，几枝杜鹃树杪，山野青茅斜挂石壁，珍珠黄杨摇曳石上，可见建设者亲近自然保护自然的匠心。栈道尽头就是千丈崖，雾气还是掩映着险峻。

再盘旋一段石阶，有“擂鼓石”矗立道旁。惊奇的拍照客，一边按快门，一边喋喋不休：什么鼓槌，不就是水泥砌的嘛！天柱山风化的花岗岩让不明就里的游客误认也就罢了，还发出如此谬论，我真想对他喊一声：对面冈峦上还有一面“鼓石”！这神奇的造化自有她的钟灵毓秀，喊一嗓子算哪门子呢！可东关的回音台上，值得喊，资深导游说，真爱的人喊：我爱你！三个字会有六个回声。我喊“噢哦哦噢——”回声荡漾，我听到龙潭人的呼声。龙潭乡是天柱山后山，在前山开发三十五年后，才扭捏走上天柱山旅游大舞台，回声有悲怆、有惊喜、有慨叹。二十年前，一把锁封闭东关，彻底隔断龙潭河景区本就稀少的游客，人们的心头隆起迷雾。龙潭人二十年不停呼吁，且幸时代终未抛弃，作为故人，来这里喊一嗓子，我顿觉神清气爽——我扔掉拄杖。

回音台至炼丹湖，步道旁有金缕梅、银缕梅、旌节花、大叶早樱、光亮山矾，千姿百态。天柱山紫杜鹃还矜持着，只现微弱的花苞。天狮峰、双狮峰、覆盆峰、迎真峰、青龙背，都在雾里缥缈。

炼丹湖前，有高大的黄山松。它们一律伟岸耸天，威武不屈，衬托着东关的雄奇瑰丽。

记得“东关”两字的铭刻原来是描红阴刻，现在改为古朴的阳刻，字是繁体，古朴大气。右看，是“关东”，想起《闯关东》，同伴问，“闯”呢？我答，在心里！心里憋一股浩然气，何种雄关不能迈过？

东关雄，西关秀，关关美景看不够，来吧，还迟疑什么呢？



鹊桥会 段余根 摄

## 山里的石头会开花

张爱国

车子一拐进东关的路，就有一股清凉之气扑来。我深吸一口，清凉里有野草花的香。

小雨家就在路边，小雨妈热情地将我迎进院子。院子很大，石头砌成的院墙，石块铺就的地面，墙脚处种着蔬菜和花卉。屋后就是东关的山，一根碗口粗的竹管从山上通进厨房。见我顺着竹管往上看，小雨妈说：“从不远处山腰上的泉眼接过来的。忘了张老师你是外地人，还不晓得吧，我们这里泉眼多，家家户户吃啊用的都靠它们。这些泉，都是一滴一滴从石头缝里渗出来的。这些石头啊，都会……”小雨妈见我看着她一笑，稍稍脸红道：“张老师见笑了，我这是职业病，话多。”她似乎才想起我是为小雨来家访的，不由一叹。

小雨出来了，走到我面前，看着我，嘴巴似乎动一下，就低下头，一旁站立。

“傻孩子，班主任为了你，大老远到家里来，也不叫老师好。”小雨却只是低着头，一个字也不说。“小雨啊，隔壁的阿姨们总是笑我，说我的话比那啥都多，怎么生个女儿一句话也没有呢。她们都怪我，说是我把你的话都说掉了。”我打断小雨妈的话，但一下子又不知道和小雨说什么好。该说的话，在学校里，我都和她说过多次。

发现小雨不愿开口说话有两个月了。起初，我并没有怎么上心，一是这孩子内向，一贯就话少；二是现在的孩子都特有个性，家人、老师、同学的一句不友好的话，往往就能让他们自我憋上几天。然而我很快发觉小雨不是这样，上课下，不回答老师的任何问题，不和同学说一句话。我开始着急，多次找她谈心，却没有效果。给她妈妈打电话，她妈妈说孩子在家也长时间没有说话了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我向我大学时的心理学教授请教，他说是有孩子会突然不说话，而且无缘无故，老师和家长必须及时干预，否则会严重危害孩子的健康成长和将来的生活。

我越发着急，必须与家长见面。考虑到小雨妈在天柱山上当导游，游客多，工作忙，这才约了今天下午来家访，看能不能从家庭方面找到疏导的方法。

“小雨啊，想想你小时候，跟妈妈一起上山，游客们都喜欢你，说你虽然话不多，但一开口就像天籁。”小雨妈眼巴巴地看着小雨。小雨还是一言不发，头却越发低垂。“还记得吗？

五六年前，你才六七岁，在山上，不知道你和一个阿姨说了什么话——那个阿姨是一个文化人，高兴地一把抱起你，说她只听说天柱山的石头有魔性，能治愈人，没想到你的话更有魔性，更能治愈人……”小雨却轻轻站起，看着我。我知道她不愿听下去，就叫她回屋里去。

小雨走后，我由小雨妈刚才的话想到曾经看过的一篇文章，就问小雨妈有没有那回事。得到她肯定的回答后，我有了主意，并和她进行了一番“密谋”。

周五下午放学时，我和小雨说：“那天在你家，听你妈妈说，东关经过大开发，正式对游客开放了。东关极美，我打算明天去游览。你从小就熟悉那里，愿意和你妈妈一道，给老师当导游吗？”小雨高兴地点头。

周六一早，我们走上通向东关的路。早听说天柱山东关以石之险而闻名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山石劈立，姿态各异。走在石阶上，猛一抬头，一块巨石横架于头顶上，似乎随时就会砸下来或展翅高飞。我不停地赞叹着大自然的伟力，小雨妈更是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着。小雨虽然也是高兴的，却依然不说一句话。我和小雨妈没有再劝她，仿佛我们此行只是为了游览。

不久，我们来到一条栈道上，手扶栏杆，看向对面二三十米外一块乳黄色的石壁。忽然，我手指石壁上几处大如足球面、红褐色、花朵状的石头问小雨妈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是石头花。”小雨妈说。

“石头开的花？”我似乎很吃惊。

小雨妈点头道：“亿万年前的造山运动，将更早前的燧石结核裹进了山石里。后来，石头被风化，燧石露出来，凸出来。燧石虽然坚硬异常，但漫长的风吹日晒，也终于使它炸裂开口，于是就成了这美丽的石头花。”

我若有所思道：“可不可以这样说，任何东西，只要一开口，就能开出漂亮的花儿？”我轻轻揽过小雨的肩头，急切地看着她，“小雨你说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任何东西只要一开口，就能开出漂亮的花儿？”

小雨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同样在急切地看着她的妈妈，重重一点头：“老师，谢谢您……”

天籁一般，小雨的声音轻轻地回荡在四周的山石间。